

鄭良樹 著

竹蘭泉書論文集

中華書局

K897.5/6

鄭
良
樹
著

竹
蘭
白
書
論
文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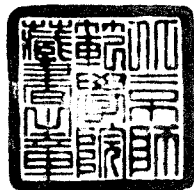
中
華
書
局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9593

839593



竹簡帛書論文集

鄭良樹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1¹/₂印張·2插頁·249千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8,200冊

統一書號: 11018·1015 定價: 1.30元

自序

步入七十年代，中國在田野考古工作上的成績，可以說是空前的。就以竹簡帛書來說，出土數量之多，種類之繁，西晉汲冢簡直是不能望其背項。在學術界來說，這固然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可是，隨着大批資料的出土，其整理工作的進行，出土後的校勘和詮釋，及其歷史價值和影響的考察等等，在在都亟需一批學者和專家。以現時的人力來說，筆者感覺到學術界似乎有不勝荷負之概。

以整理工作來說，帛書本《戰國策》〔一〕除了《文物》最先公佈者之外，還有另外兩種版本〔二〕，帛書《老子》，據筆者所知，至少有四種版本〔三〕；在文字上，這些版本都略有小異。整理文字無法立刻定稿，無疑的，就增加了研究工作者的諸多不便。整理文字必須一再修訂，似乎說明了學術工作人力的不足〔四〕。至於其歷史價值和影響，尚待努力的地方還有很多。新進學術研究工作者的栽培，似乎不能再延緩了。

由於研究範圍的相近，這幾年來，筆者似乎把注意力全集中在這一大批資料上。有的是從事其校勘和詮釋，有的是探討其歷史價值和學術影響，有的是修正先賢時人論證的差誤，範圍相當廣。對於竹簡帛書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上，希望略盡綿力，有所裨益於學術界。

後面的四篇，泰半都是七十年代早期所撰寫的，附此以自珍。謝謝臺靜農教授的封面題字。

一九七九年五月鄭良樹序於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一〕這批帛書後來易名爲《戰國縱橫家書》。

〔二〕即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戰國縱橫家書》及《馬王堆帛書》線裝大字本。

〔三〕《文物》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老子釋文》，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老子》，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老子注釋》，及文物出版社《馬王堆帛書》線裝大字本，共計四種版本。

〔四〕前兩個月，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學勤先生見告：在這一、二年內，這批資料將有一種統一的最後版本問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共六巨冊。

目錄

論帛書本《老子》	一
《春秋事語》校釋	一八
論《孫子》的作成時代	四七
論銀雀山出土《孫子》佚文	八七
《孫子》續補	一〇一
《尉繚子》斟證	一一五
帛書本《戰國策》校釋	一四九
論帛書本《戰國策》的分批及命名	一九五
論姚宏校注本《戰國策》的優點及其流傳	二三八
王世貞《短長說》辨偽	二四七
論雲夢《大事記》之史料價值	二六五
讀雲夢《大事記》札記	二八三
劉安與《淮南子》	三〇八

論《左傳》「君子曰」非後人所附益……………	三四一
再論《左傳》「君子曰」非後人所附益……………	三五八

論帛書本《老子》

甲 出土及內容概略

一九七三年冬天及七四年春天，湖南長沙的馬王堆第三號漢墓曾經出土了一大批帛書〔二〕，內容包括了《老子》、《戰國策》〔二〕、《周易》及一些失傳了一二千年的古籍。馬王堆帛書的出土，和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大批兵書的出土〔三〕互相輝映，成為近十年來學術界的兩件盛事。本文所擬討論的，僅局限於馬王堆的帛書《老子》。

馬王堆帛書正在整理之際，參加整理工作的部分學者曾於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了一次座談會，他們依發言的次序有唐蘭、裘錫圭、羅福頤、李家浩、張政烺、周世榮、顧鐵符、孫貫文、傅舉有、朱德熙、商承祚、曾憲通及史樹青等十幾個人；根據座談會的內容〔四〕，我們對帛書《老子》才有一個初步的認識。第一、帛書《老子》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和現在流通的本子恰好相反；第二、帛書《老子》的字句和唐代的傳奕本最接近；第三、帛書《老子》一共是五四六七個字，和唐代四九九九字的流行本相比較，多了四百餘字〔五〕。

乙 發表及研究成果

帛書《老子》的釋文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發表出來〔六〕，與此同時，高亨和池曦朝聯合發表了第一篇有關帛書《老子》的研究論文，題目是《試談馬王堆漢墓中的帛書老子》〔七〕。高亨早年寫過《老子正詁》，是一位對《老子》有相當研究的學者，由他來發表第一篇研究帛書《老子》的論文，應該是最恰當不過了。在這篇論文裏，他們舉出六個例子，來說明帛書《老子》可以訂正今本章次及文字上的錯誤〔八〕，證明帛書《老子》的出土，對於閱讀《老子》及研究《老子》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自此以後，研究帛書《老子》的論文及專書逐漸出現在學術界，它們或者對帛書《老子》作直接的研究，或者以帛書《老子》為基礎，對今本《老子》作各種推斷和考訂。根據所獲得的資料，一共有下列七篇，分散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歐洲及日本等地。

（一）在中國大陸方面，一九七六年哈爾濱的邱錫昉寫了一篇《老子在戰國時可能只有一種道家傳本》〔九〕。高亨和池曦朝在他們的大作裏，曾經說過：「老子傳本在戰國期間，可能就已有兩種：一種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這當是道家傳本。另一種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這當是法家傳本。」邱錫昉在他的文章裏，反對這個看法。這篇文章很短，不過，甚有可取之處。

（二）一九七八年，周采泉發表《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為秦楚間寫本說》〔一〇〕。周氏根據帛書《老子》甲本虛字的用法、避諱的情形以及字形的結構，考訂此本乃「秦楚之際，流行於江漢之間傳

寫本」。

(三) 同年，張松如發表了《老子校讀(一)》和《老子校讀(二)》^{[1][2]}。張氏這篇論文採用帛書《老子》的資料，給《老子》重新加以校勘，此外，把經文翻譯成白話，又逐章加以分析和評介。可惜張氏只發表了前五章，其他七十六章，一直到今天，還無法見到。

(四) 台北方面，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師範大學邱德修發表《楚帛書老子德先道後問題蠡測》^[3]，對帛書《老子》上下二經與今本不同次第的問題提出他自己的見解。

(五) 一九七五年，徐復觀先生在香港寫了一篇《帛書老子所反映出的若干問題》^[4]。徐先生將帛書《老子》和今本《老子》大略地作個比勘，提出一些馮高、池一文所沒有的新意見，文末並附了三點感想，其中一點說：「《老子》的文字校勘與考據的工作，後人作得很多，其中亦有高手。但由甲乙兩本加以對照，則有效的只有十之一、二，其餘十之八九，都是枉費精神，且愈離愈遠。」這幾句話說得非常露骨，不過，對於任意刊落《老子》文字、挪移《老子》句子的校勘學家來說，「愈離愈遠」的批評，却是說得一針見血。

(六) 在歐洲方面，通報 T'oung Pao 曾經發表了夏威夷大學冉雲華的一篇與此有關的文章，題目叫做《The Silk manuscripts on Taoism 道家帛書》^[5]。文章的前半部，曾經討論了帛書《老子》在今後校讀《老子》方面的價值和貢獻。

(七) 日本方面，緊接高、池之後，有波多野太郎寫的《讀馬王堆出土的老子》^[6]。波多野太郎是

日本橫濱市立大學的教授，早年寫過《老子王注校正》^{〔二〕}，對王弼注下過很大的工夫，此外，他在子弟書方面的研究，也有相當大的貢獻。本文是一篇介紹性的短文，刊布於一九七五年三月四日朝日新聞夕刊的文化版，上距高、池的大作僅三個月而已。

就所獲得的資料，關於帛書《老子》的研究論文和評介，大概有上述的八篇（包括高、池的論文）。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有關帛書《老子》的專書。爲了討論上的方便，馬王堆整理小組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期《文物》所發表的帛書《老子》釋文，也包括在本節的討論範圍內。到目前爲止，就所知道的，已經有下列幾種帛書《老子》的專門書籍和釋文。

（一）帛書《老子》釋文，由馬王堆整理小組整理發表，見一九七四年十一期《文物》；通過這次的發表，帛書《老子》第一次公佈於學術界，成爲衆人所關心的資料。這次發表的，是帛書《老子》的甲、乙本，次第與原始資料相同；也就是說，《德經》在前，《道經》在後。也許發表時間匆忙了，這兩篇釋文未免有些小錯誤，例如第三十八章「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帛書甲本殘泐「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八字，整理小組補出這八個字，不過，沒有加上補出文字所應有的括號。又例如第四十三章「是以知無爲有益」，根據帛書圖版，甲本此句作「是以知無爲益」，乙本作「是以知無爲有益」，前者少一個「有」字，後者與今本合；但是，整理小組發表的甲本有一個「有」字，乙本「是以」下有一個「□」的缺文符號，與圖版不相符合。

（二）帛書《老子》，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出版，線裝二鉅冊，印製精美。本

書除《老子》甲、乙本外，並包括了甲、乙本前後的古佚書。全書都有簡要的注釋。

(三) 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文物出版社於一九七六年三月出版，全書有簡單的註解。

(四) 《老子》注釋，上海人民出版社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全書也有簡單的註解。

上述四種書，可以說是中國大陸整理帛書《老子》的專門書籍了，有的是白文本，有的是注解本，有的是普及本，有的却昂貴得只有圖書館才買得起。這些書刊的出版，都是以帛書《老子》為基礎的〔二七〕，按理來說，在文字上應該沒有差別才是，不過，事實上並不是如此。例如第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後德」，按《文物》月刊謂甲本作「失□□而後德」，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謂作「失道，失道矣而後德」〔二八〕，人民版的《老子》注釋却說是作「失道而後德」，與今本同，參差歧異，一至於此。又例如第四十章「以百姓心為心」，文物版《老子》及人民版《老子》注釋復原甲本此句作「以百〔姓〕之心為〔心〕」，文物版線裝《老子》復原作「以百姓心為〔心〕」，《文物》月刊復原作「以百〔姓〕之心之為〔心〕」；同一個句子，就有三種不同的復原文字。

(五)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本書由日本東京堂出版社出版，編者為赤井清美，出版日期是一九七七年。東京堂出版社出版有十二巨冊的「漢簡」〔二九〕，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就在第十二冊之中，僅有圖版，沒有釋文和注解。

(六) 《馬王堆帛書老子試探》，本書的作者是嚴靈峯先生，由台北河洛出版社於一九七六年出版，是一部巨型的大書。嚴先生研究《老子》至少有幾十年了，曾經寫過、編過許多《老子》的專書，並且藏

得許多《老子》的鈔本、刻本。本書後半部全是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部分的翻印，前半部是嚴先生寫的「試探」，文長約三、四萬。

(七)《竹簡帛書》，本書由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帛書老子》為該書之一部分，沒有注釋〔10〕。以上所談的，都是這幾年來對帛書《老子》或以帛書《老子》研究今本《老子》的研究成績。

丙 帛書《老子》的價值

打通帛書《老子》的限制，如果我們把帛書《老子》和馬王堆其他帛書擺在一起，甚至於把它們和臨沂銀雀山的竹簡以及湖南雲夢睡虎地的秦簡擺在一起，我們可以說，它們對古代語音、訓詁、文字演變及校勘學，將會開導出一條可以預期的新路子〔11〕。

在帛書《老子》這方面，因為文字上和今本的差異，與其說它對老子哲學產生新的影響，不如說它對《老子》訓詁提供了新的解決資料〔12〕，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完全抹視它對老子哲學的影響，這裏姑舉一例以明之。

《老子》三十七章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本句是歷來學者討論老子哲學「無為而無不為」的立足點，馮友蘭說：「故『帝王之德』，必以『無為為常』，一切事皆使人為之，則人盡其能而無廢事，此所以『無為』則『用天下而有餘』也。」〔13〕錢賓四先生說：「『無為而無不為』，『後其身而身先』，此乃完全在人事利害得失上着眼，完全在應付權謀上打算

也。」〔四〕

實際上，帛書《老子》甲、乙兩本此句完全作「道恆無名」，第一個「爲」字不但作「名」，而且根本沒有底下「而無不爲」四個字。帛書二本本句鈔錯的可能性非常小，這裏有四個理由。

第一、帛書甲、乙本同時都作「道恆無名」，這已經是很不尋常的現象了。因爲二本鈔寫時代既不同，所據者也不同。

第二、「道恆無名，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讀起來不但比「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來得通順流暢，而且，和三十二章「道常無名。……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三〕同一個道理。

第三、《老子》三十八章有句話：「上德無爲而無以爲。」《韓非子·解老篇》引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俞樾認爲《韓非子》所據者爲古本，今本作「上德無爲而無以爲」者，乃後人所改，同意俞氏的說法有陶方琦、馬敘倫、高亨、蔣錫昌及嚴靈峯先生等。「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乃與「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同爲《老子》權謀法術的哲學根據地矣。今檢帛書甲、乙本，此句當以今本爲是〔三〕；老子談「無爲」，談「無以爲」，老子不談「無不爲」！

第四、《老子》第三章說：「使知者不敢爲，則無不治。」根據我的校訂，此文當作「使知者不敢，不爲，則無不治」。「不爲則無不治」和「無爲而無不爲」雖僅一字之差，但是，「無不治」是老子清靜自化的思想，「無不爲」却是權謀之術了。

大概《韓非子》在解釋《老子》、利用《老子》之際，於老子「無爲」思想別有會心的了解，乃創立「人君無爲，臣下無不爲」的政治法術。後人不察，竟以此權謀法術加在老子樸素的哲學上。帛書《老子》的出土，正可以澄清後人對老子哲學的誤會，並可以了解法家如何改變老子的思想。

根據這個例子來觀察，帛書《老子》的出土，並不是絕對不會影響老子哲學思想的新探討；不過，話說回來，就我個人的研究，影響最大的還是有關《老子》的訓詁、句讀。這裏，姑且分成幾方面來談。

(一) 今本《老子》有衍文

徐復觀先生曾經舉了《老子》三十八章「下德爲之而有以爲」爲例子^{〔三〕}，來說明今本《老子》有衍文的現象。這裏，準備簡單地再舉出兩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三十一章說：「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關於「佳」字的解說，自河上公以下，無慮十多家，有的解釋爲「善」「美好」，有的解釋爲「作」等等^{〔四〕}。帛書《老子》作「夫兵者，不祥之器」，根本就沒有「佳」字；大概古本《老子》一本作「夫兵者」，一本作「佳兵者」，「夫」與「佳」皆虛字助辭（佳，今作「唯」），其後「佳」改作「佳」，鈔者乃合爲「夫佳兵者」^{〔五〕}，於是，這句話糾纏了千多年還無法講得清楚。從帛書的立場來看，這個「佳」字是多餘的文字。

第二、六十五章有兩句話：「民之難治，以其多智。」根據這兩句話，老子似乎在說，老百姓之所以難治理，因爲他們太多知識和巧詐了；那麼，老子是不是在告訴我們，如果知識和巧詐不會太多，就容

易治理了呢？所謂「不會太多」其標準又應該怎樣呢？循着這個想法去思索的話，我們實在無法講通一部分老子的思想。十九章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到底要「絕」和「棄」到怎麼一個程度呢？六十五章又說：「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這兩個「智」字，又該作何程度的解說？翻檢帛書，原來那個「多」字是衍文！老子根本就徹底地反對「智」。

（二）今本《老子》有奪文

今本《老子》既然有多餘的文字，那麼，反過來推論，也應該會有些脫奪的文字。

第二章說：「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這幾句話似乎沒有任何毛病，可是，當我們查檢帛書時，我們才發現「前後相隨」下還有「恆也」二字！這兩個字非常可貴，因為它不但使這段文字自成一個小節，而且也在說明上述那些現象是宇宙永恆的大道理。今本皆無這兩個字，大概很早以前就脫奪了。

第七十四章說：「常有司殺者殺。」敦煌庚本、景福本及索統本都作「常有司殺者」，少了句末動詞「殺」字。「常有司殺者殺」之前，尚有兩小節文字：「若民恆且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民恆且畏死，而為奇者，吾執得而殺之，孰敢？」（三）接下來才是「常有司殺者殺」一句。這句話到底作何解釋？和上文有何關係？一直到今天，還無法圓滿地講通它。檢核帛書，這句話原來是作「若民恆且必畏死，則恆有司殺者」，「若民恆且必畏死」和上文「若民恆且畏死」、「若民恆且不畏死」相儷，都是假設的話語，而

且語氣一節比一節加重，今本原來掉了「若民恆且必畏死」一句！這句話既然脫奪了，「常有司殺者」語義未完，後人乃於句末加一個動詞「殺」字，以掩飾其脫奪的痕跡。

（三）今本《老子》有錯字

古書迭經抄寫翻刻，錯字在所不免；如果能把錯字盡量免除掉，對古書的了解就會更透澈。從帛書《老子》來觀察，今本《老子》的確含有不少的錯字；今舉一例以明之。

第十六章說：「致虛極，守靜篤。」河上公注說：「得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至於虛極；守清淨，行篤厚。」據河上公注，虛、極和靜、篤分別是兩組並行的同義詞；這一說法，歷來學者似乎都沒有異議。帛書甲本「篤」作「表」，乙本作「督」；我很懷疑「篤」當從帛書乙本作「督」，意思和《莊子》「緣督以爲經」的「督」相同，也就是「至正」「至中」的意思。《老子》此文當句讀爲「致虛，極，守靜，督」，謂致虛、守靜，乃得道者至高、至中之境界；易而言之，「極」「督」是得道者最高境界「虛」「靜」的形容詞。「督」字通作「表」，與「表」相近，所以甲本乃由「表」譌爲「表」。今本《老子》作「篤」，大概由「督」字音調而成。

（四）今本《老子》句讀有誤

以帛書《老子》爲基礎，討論今本《老子》句讀的問題，已經有人提出來了。這裏，試舉出一例以明之。